



月光光，子堂堂

■彭发灿

大概是年龄渐长的缘故，我的记忆力近年开始走下坡路。明明关好门，会觉得没关；东西拿在手里，还四处去找；刚读过的文字，合上册页就忘……如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但有些场景，不仅未曾隐入尘烟，反而清晰如昨。这似乎又不符合生物功能退化规律。

我的几年，与祖父多亲近。不单因为我是长孙，也有祖母的因素。我两岁时，祖母搬手入窠。此后，我赖上祖父的床，一赖十多年。我喜欢跟祖父睡一铺，是贪恋寒冬里祖父用火笼烘过的一床温暖，亦是难舍酷暑里祖父用蒲扇摇出的一袭清凉。

我童年岁岁的山村，遇到暑热难熬的夏夜，乡邻或背躺椅，或抬竹床，或架木板到室外纳凉，甚至铺张草席就地而卧。他们习惯到露天歇息，以期有习习凉风消暑解乏。尽管蚊虫叮咬厉害，只要子夜风来，众人都会“瞌睡虫”上头，半个禾堂坪上往往鼾声如雷，此起彼伏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祖父头回领我去户外乘凉，也是一个酷暑难耐的夜晚。当天亥时已过，月挂中天，躺在床上的我辗转难眠。祖父停下手中的蒲扇，说领我去外面歇凉。他左手拿蒲扇，右手牵着我左手，就着昏暗的油灯，不是径直去前面禾堂坪，怕扰了别人清梦，而是轻手轻脚来到灶屋的后门。

我家灶屋毗邻陡直的后山脚，屋与山之间夹着块逼仄的空地，空地稍宽一边临门前塘，边沿高出池塘三四米，时有虫蛇出没，大人为安全计，不许孩童独自光顾。祖父拨开门栓，双手往里缓缓拉开两扇木板，将我拖出门槛外，示意我坐到檐下的石板上。凿制规整的石板呈长方形，隐隐有花纹，识字后知其是碑石，搭在门口檐沟上，正对门槛。此时的石板，被屋檐投下的月影刚好截成两半，月影里半截愈发黝黑，月辉里半截，像是抹过一层浓稠米汤水，融融月光里，泛着朦朦胧胧的白。

孩提时，我以为山村的夜晚是静谧的，长大后发现，那只是人声隐退后的错觉。无论月色撩人，还是月黑风高，滤去白昼的天光和喧哗，夜的景致与呢喃，其实是非常悦目悦耳的。尤其是夜的警声，聆听者心无旁骛，往往更能入心入脑。我十几年的村居生活得出的这个个结论，其发端，应是与祖父乘凉的那般皎洁月夜。

通常，每逢夏夜，祖父倚着门框，侧身斜对着我坐在门槛一角，那把被旧布条包着边的蒲扇，在他的手里开始轻缓地来回摇动。我穿着裤衩坐在尚有余温的碑石上，上半身被月影罩着，并着的双腿放平，浸在微凉的月乳中。

玉盘似的月轮，在云朵里走走停停。月姑娘将清澈的月光均匀地洒在山脚旁倾斜出的灌木枝上，池塘边几丛茂密的水竹上，以及灶屋隔壁偏房外的古樟上，目之所及的那些大小叶片，便有了如水洗过的清亮。

眼前的空地，挨山脚那边因灌木遮挡形成的婆娑月影，与我近在咫尺。灶屋这边是檐沿投射下来约一米宽月影，朝着池塘笔直延伸。中间地带，草木温柔，清晰可辨。

一粒蛙语在池塘漾开，随之便有蛙声互答。不知何时钻进耳朵的虫吟，如歌者浅唱，如高人长啸，如乐器合奏，反正不是一种，但我不能肯定到底有几样；也不是一处，仿佛在身边的泥土里，又像在身后墙缝里，忽而又到了面前的山林，环绕缠绵，捉摸不定。夜鸟振翅，来自山林深处，这是能确定的。

我索性站起来，从头部脚沐浴在银白的月华中，伸颈抬望山间，除了微茫的白，一无所见。侧身池塘边，枝叶障目，难窥全貌。但见月映半塘水，光泻竹梢头，终究分不清是月光如水，还是水如月光。

月夜消暑时间，在无边月色里悄无声息地流淌。祖父希望我快点睡着。乖乖地躺卧于石板的我，仰望苍穹星月，对夜的好奇，加上小心灵的欢愉，睡意全无。

“我教你唱首歌吧。”身后传来祖父怜爱的声音。“好呀！”我高兴地应诺。祖父口中的歌是童谣：“月光光，子堂堂，开开后门枇杷黄。哪有枇杷不脱叶，哪有丈母不疼郎！”祖父念一句，我念一句，顿了顿，祖父又连贯念一遍，我只复述出“月光光，子堂堂”开头两句。随后祖父又逐句教，我逐句机械地念，反复七八遍才勉强记下。

年幼懵懂，我根本不明白童谣的含义，只晓得“月光光”就是我当夜所见的遍地白月光，“枇杷黄”就是山前屋后多见的野枇杷。玻璃弹珠大小的枇杷果，在夏季成熟变黄，生吃有甜味，但嘴唇会被果汁染成酱黑，干果熬水喝，润喉止咳。至于歌谣里的“丈母”“郎”“子堂堂”，我不知所云。

我侧转身问檐下月影里的祖父。他坐在门槛上，正卷着“喇叭筒”，塞满旱烟丝的纸烟已用舌头舔牢，洋洋划过，烟头暗红的火星在他嘴上明灭。祖父父又嗅又爱的口吻问我：“好个蠢家伙，咯都不晓得！‘丈母’就是你老婆的娘，‘郎’就是你噻。”那“‘子堂堂’又是哪个？”我连忙追问。祖父可能被我问住了，不直接回答，只一个劲催我赶快睡。

“月光光，子堂堂，开开后门枇杷黄……月光光，子堂堂……”侧卧于石板上的我，头枕祖父送来的幽凉，腿上盖着天赐月光毯，断断续续、反反复复轻声吟唱着祖父教的歌谣，直至疲倦睡去。

后来，我成长的日子，那些有明月在天的夜晚，父母也常常会打开他们所在的偏房后门，边开门边唱“月光光，子堂堂”的歌谣，让我出门看月亮。有趣的是，祖父，父母，他们只在打开后门时唱“月光”歌。或许是应歌调的景，毕竟我家灶屋、偏屋外都有野枇杷树。我曾鼓起勇气问读过初小的父亲，“子堂堂”是谁？父亲笑着说，“子堂堂”就是月光里的你呀。

“月光光，子堂堂，开开后门枇杷黄。哪有枇杷不脱叶，哪有丈母不疼郎！”多么优美的意境，多么简明的寄寓，多么朴素的情感！皓月当空，天地一色，洁净无碍。明月照身的孩子相貌堂堂，惹人爱怜；明月在心的孩子堂堂正正，前途光明。长辈对晚辈的爱护与期望，就像枇杷果熟叶落那样自然而然。

走过春夏秋冬月夜，当年明月在，曾照子堂堂。如今鬓染星月的我，每于堂堂月色中徜徉，还会情不自禁唱起儿时的月光谣，也教身边的孩子唱：月光光，子堂堂……

平奇之中看“妙转”

■李 昂

“磨尽一铢两铢墨，写出一株大枯树。夜深老鹤忽归来，踏枝不着空归去。”

这是明代解缙为画松所作的题咏。前两句平淡无奇，后两句却如沉闷天宇亮出一道闪电，读者不禁精神一振，于审美想象中似乎看到“枯松惊鹤”的诗的意象，惊叹于古松画得那么生动传神。这种写法叫做“妙转”，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经历一番感情上的跌宕腾挪，产生一种豁然开朗、柳暗花明的审美愉悦。

妙转的作品大抵前平后奇、前俗后雅、前拙后巧，体现了平与奇、雅与俗、巧与拙的对立统一。再看明代文学家徐渭的《题〈柳亭送别图〉》：“东边一棵树，西边一棵树。南边一棵树，北边一棵树。纵然碧丝千万条，哪能缩得行人住？”前四句意思平平，甚至有些累赘；后两句画龙点睛，诗意陡转，顿入佳境，生动地表达出“柳亭送别”的深挚离情。

我们在前面说过纪晓岚的《题〈百鹤图〉》。头两句一共十个“鹤”，似乎在点画面上鹤的数目，可谓索然寡味；第三句陡然一转，运用比拟、双关手法，嘲讽那些“食尽皇家千钟粟”的腐败无能之辈，感慨殊深，耐人寻味。

又如郑板桥的《祝寿诗》：“奈何奈何可奈何，奈何今日雨滂沱。滂沱雨祝陶公寿，寿比滂沱雨更多。”前两句四个“奈何”，一片感叹；至后两句，针对“滂沱雨”，运用顶真格，于抑扬之间激荡出一句“寿比滂沱雨更多”，可谓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

妙转的诗作还可举出好些。比如宋元璋的《题〈金

鸡报晓图〉》：“鸡叫一声振一振，鸡叫两声振两振。三声唤出扶桑日，扫退残星与晓月。”唐寅的《上山诗》：“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一上直到高山上。举头红日白云低，五湖四海皆一望。”等等。

相传乾隆帝弘历曾以《吟鹤》为题，命大臣冯诚修作诗。冯略加思索，吟道：“眺望天空一鹤飞，朱砂为颈雪为衣。”吟到这里，乾隆为了试其工力，便打断话头：“不是白鹤，而是一只黑鹤。”冯诚修接着吟道：“只因觅食归来晚，误入羲之洗砚池。”这已不是前平后奇，而是前已称妙，后更妙绝！

笔者一首《山行》诗，开头两句“向天山岳状如笋，映日水帘若玫瑰”，也是一般，后两句“陡岭喘登才驻足，白云又拥一峰来”，就还有点意思（详见《“借写”之妙》篇），亦可谓妙转之作。

妙转之作，虽然前面拙俗，但它与后面的巧雅相辅相成，是作品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比如上边说过的《题〈柳亭送别图〉》，你要是嫌前面的四句啰嗦，改成“东西南北都是树”一句，简则简矣，但抒发的离情别绪就没有现在这样浓了。

前人早就悟出这一辩证的美学原理。清·刘熙载《艺概》中说：“诗中须得微妙语。然语语微妙，便不微妙。须是一路坦易中，忽然触着，乃足令人神远。”有的作品从头到尾语语浓妆艳抹，镂金错彩，本求“微妙”，结果是“语语微妙，便不微妙”；而妙转之作，则于跌宕之中别具艺术魅力。

感恩父亲

■唐锦荣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在广西宜州通用机械厂当总务、读过私塾“老书”的父亲是出了名的人物。父亲在家属区出名，不是因为他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、打得一手漂亮算盘和酷爱阅读报刊书籍，而是因为他对子女的学习和成长严加管教：孩子学习敷衍了事，在外淘气惹事，不遂其愿，他就将塾师教育学生的老一套照搬过来，轻则责怪，重则鞭笞。这在“保育院”众所周知。

学写毛笔字，是费纸的事情。为了节省买纸的钱，父亲煞费苦心地将些看过的报纸收集回来，划上格子，让我们练习。一次，为了“应付”父亲，我不按字帖临写，一连串写“一”，又一连串写“十”，一会儿功夫就将格子“填”满。

“学写毛笔字，跟学做人样，投机取巧是不行的！”父亲发出警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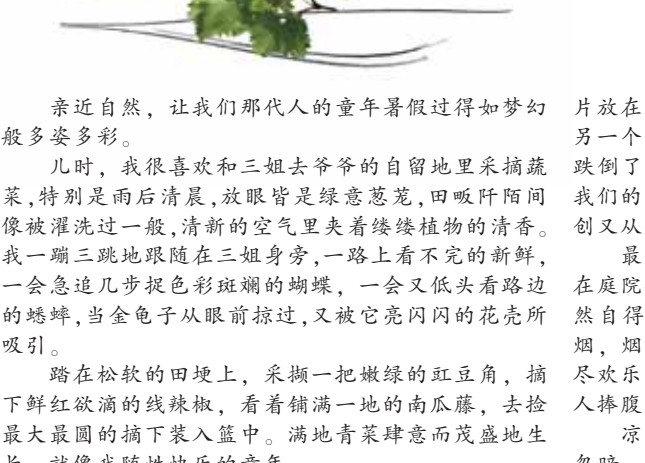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父亲没半点商量余地，重新铺开一张划着格子的报纸：“偷懒要滑，罚你再写一张！”他还从墙上取下竹板，毫不客气地在我的手掌“教训”起来。一肚子委屈的我，随着父亲一下又一下“教训”，龇牙咧嘴地一声又一声“哎哟”，希望父亲能就此宽容。我这边希望归希望，可是父亲那头该“教训”几下不但一下不少，还罚我重新在一张划着格子的报纸上临帖。我真是应了“偷鸡不成蚀把米”这句俗语。

待我重新临帖后，父亲出门有事，玩心不改的我溜出家门继续玩耍。我将被父亲“教训”过的手掌展示出来，小伙伴深表同情的同时，庆幸自己有个“不爱打人”的父亲。小名小强的小伙伴则说道：“你爸打你手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乱打一气的，而是有选择的，如果打你右手，用右手写字的你毛笔不就控不稳了？”

“通机”子弟分别四十年聚会时，我从衡阳回到宜州，玉苔姐记忆如昨：“你二哥爱好斗蜘蛛，那天，我用火柴盒装着捉到的蜘蛛，打算送给你二哥，隔着窗子看到你爸正声色俱厉地教训你二哥，凶巴巴的样子，吓得我赶紧转身往回走。”在《今日宜州》偶尔看到我回忆童年往事小文的小强兄呵呵乐道：

趣味暑假

■李仙云



亲近自然，让我们那代人的童年暑假过得如梦幻般多姿多彩。

儿时，我很喜欢和三姐去爷爷的自留地里采摘蔬菜，特别是雨后清晨，放眼皆是绿意葱茏，田畈阡陌间像被濯洗过一般，清新的空气里夹着缕缕植物的清香。我一蹦三跳地跟随在三姐身旁，一路上看不完的新鲜，一会急迫几步捉色彩斑斓的蝴蝶，一会又低头看路边的蟋蟀，当金龟子从眼前掠过，又被它亮闪闪的花壳所吸引。

踏在松软的田埂上，采摘一把嫩绿的豇豆角，摘下鲜红欲滴的线辣椒，看着铺满一地的南瓜藤，去捡最大最圆的摘下装入篮中。满地青菜肆意而茂盛地生长，就像我随性快乐的童年。

烈日当空的中午，大人们去阴凉处休憩，我和小伙伴们便坐在我家门前大槐树下的青石椅上，一起玩耍一种叫“弥竹竿”的扑克牌。其实是一种类似“老和尚在给小和尚”讲故事的车轱辘游戏，即，几个人轮流出牌，如果恰好出的牌是自己手中已有的数字，那就拾起纳入“囊中”，最后手上握牌最多者即是赢家。

每当夕阳西下，烈日暴晒的高温开始退去，我们会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自家门前玩一种“踢房子”的游戏。即在地上画出类似房子的条格，然后用一块小瓦

邮递员留香

（小说）

■刘向阳

我步入直四牌楼街，不见了青砖旧墙，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高楼，也不知墩坨古是否搬家了。上前跟人打听，皆摇头不知，只好作罢。但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中时代，我和墩坨古穿过大街小巷，逗闹着，嬉笑着……

墩坨古的父亲留香是一名乡村邮递员。村头枫树喜鹊叫喳喳，路上单车铃声响叮当，人们就晓得“大侠”来了——那时热播电视连续剧《楚留香》，邮递员留香给人们带来希望，大伙都喊他“大侠”。

我从小爱看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却从未见诸报刊。初二上期，学校放秋收假，我回家跟父母一起收稻子。稻田散落于半山腰，梯状般起伏，我弯腰割稻，汗水湿衣裳。吃罢中饭，父亲挑谷回家，母亲叫我歇会儿，她继续劳作。我眯缝着眼躺在草地上，沐浴着暖暖的秋阳，倏忽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：“陈宝生，哪个是陈宝生？”

我立马坐直身子，睡意全无。“你是陈宝生吧，终于找到你了！”一袭“邮电绿”沿山路走来，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。

母亲手捧稻子，说：“留香师傅，你这是？”留香抹一把汗水，黝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这是我干邮递员以来，第一次给学生送稿费，光荣啊！”他从印有“人民邮电”字样的帆布包里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汇款单，双手郑重地递给我。

我完全懵了，盯着他手中的条子，哆嗦着接过来。八十元呀！这是我第一笔稿费，我激动得跳起来，举着汇款单在金色的田野狂奔……

返校后，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邮局取钱。“为了把汇款单及时送到你手里，他儿子生病了都没回去……”听了工作人员一席话，联想到留香跋山涉水的辛苦，我油然而生一股敬意。

于是我每天都盼望那抹绿色，只要听到单车铃声，就会跑到校门口。留香会潇洒地下车，支起脚撑子，然后从邮包里取出报纸书刊，放到传达室桌子上。我主动上前打招呼，把书信或稿件交给他。他笑咪咪地看着我，夸我文章写得好，字也秀气，夸得我心花怒放。而我父亲非但不表扬我，还说我务正业。

“如果我儿子有你这么优秀就好咯，都怪我……”留香低首叹息。我不明白个中意思，也就没放心上。

画岭有一位老人住在山上，因腿疾行动不便，他的儿女在外打工，留香就经常捎带些米面油盐去看他。那年冬雪，留香送邮件进村，心里惦记着老人，就踏雪上山，发现老人病得厉害，立马连滚带滑下山请医生救治，才保住老人的生命。回家路上，留香不慎坠落沟里，导致左腿骨折，不得不卧床休息、吃药打针，没几天又奔波上路了。

不管风霜雨雪，还是炎热酷暑，留香义无反顾，足迹遍及辖区每村每户，多次获评全县先进个人、劳动模范，后来调进了城里。巧的是，我考上县城高中，与他儿子墩坨古同桌。据说花了一笔不菲的代培费，墩坨古才进县高中的。墩坨古好耍贪玩，写字“鬼画桃符”，我才明白他父亲为何叹气了。

虽说墩坨古成绩糟糕，但他性格豪爽，只要手头有钱，就会拉我去“打牙祭”。我们从直四牌楼往东跑，穿过大正街，一阵风似的跑到南正街，买一大盆卤虾，吃得满嘴流油。夜深了，进了学校，我们就溜达到四牌楼，偷偷地翻越围墙，钻进墩坨古家。黑灯瞎火的刚躺下，外屋灯光倏忽亮了，估摸惊醒了留香。清早，我去赶晨读课，留香已蒸好糖包子，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课余时间，我们上河堤散步，墩坨古讲得最多的是父亲。留香扎根基层多年，一心扑在邮路上，对墩坨古关爱不够，墩坨古有点瞧不起父亲。可是，当留香奋力蹬车的身影出现在龙城街头时，墩坨古会停下脚步观望，直到那个背影消失。

斗转星移，高中毕业一晃三十载，我和墩坨古没再见面。如今站在直四牌楼街头，我想起了墩坨古，也不知他过得怎样……

有一天上午，我要寄一个急件，找了家快递公司，均未接单。又找邮政，没想到很快来了人，四目相对，他是墩坨古呀，真的太巧了！

“落榜后无所事事，父亲让我跟他学收发，体验邮递生活。后来我读职专，在邮局谋了份差事，也算是子承父业吧。随着时代进步，单车、摩托车退出江湖，我考了驾照，开邮政车，送往各乡镇……有一次经过画岭，骤降暴雨，车子陷在烂泥里，旁边是陡峭……”

我一惊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那里人烟稀少，手机又没电了，我惊慌失措，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……多亏有一个中年男人发现了，他冒雨喊来几个村民，把沙石填满沟坑，再用撬棍发力，齐喊号子，一、二、三，我握紧方向盘，挂档加油，车子才脱险……”

我松了口气，“你真幸运啊！”

“他们浑身淋湿了，我想给几百块钱表示感谢，可他们坚辞不受。中年男人说，当年的邮递员救了他父亲，他看见‘邮政’二字就亲切……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理解父亲，理解这份工作。”说到这里，墩坨古神色凝重，满脸虔诚。

“快递业迅猛发展，邮政也要与时俱进，取长补短……”他说得头头是道，字亦工整，与学生时代判若两人了。

“留香师傅呢？”

“退休后闲不住，在东山新城当保安。”

墩坨古把包裹放进车里，说一声“再见”，很快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街头。